

美人之思：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

——《诗经》美学思想研究

黄玉顺

(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,山东 济南 250100)

[摘要]甲骨文“美”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,而且是与“善”联系在一起的。此后的传世文献《易经》《尚书》没有“美”字。《诗经》出现大量“美”字,并且不再与“善”相关联,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“好”来统摄。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,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,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。《诗经》所有“美”字都形容人,包括女性之美和男性之美,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,而是“人的美学”。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,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,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。《诗经》里的“美”字全部出现在《国风》中,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,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。同时,《诗经》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,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,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。

[关键词]《诗经》;美学意识;觉醒

[中图分类号]B834

[文献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002-3909(2023)01-0135-10

DOI:10.14110/j.cnki.cn-37-1059/d.2023.01.008

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有没有美学思想?有学者认为:“《诗经》没有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,但它作为人对现实的审美产物,其本身就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审美意识和潜美学思想。”^①这里正确区分了“美学”(aesthetics)与“审美”(appreciation [of the beauty]),但说《诗经》只有“潜美学思想”而没有“美学思想”,这取决于何谓“思想”。其实,思想(thought)未必有体系化的“理论形态”;否则,就连周公、孔子也都没有“思想”了。本文将分析证明,《诗经》不仅具有审美意识,而且具有美学思想。

然而叶朗先生的名著《中国美学史大纲》第一章为“老子的美学”,第二章为“孔子的美学”,没有列入时代更早的《诗经》。这是因为,在他看来,“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时期”始于春秋末期,“这个发端是哲学的发端”,“这个时期的美学家如老子、孔子、《易传》作者、庄子、荀子等都是大哲学家”,“他们的美学是他们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”^②。照此理解,《诗经》既然不是哲学著作,当然也不能算是美学著作。但问题是:何谓“哲学”?如果哲学和美学都意味着反思(reflection),那么《诗经》也有反思,包括对审美的反思。美学不是审美,而是对审美的反思,即明确地意识到“什么是美的”,从而明确地给以“美”的评价,其关系是:美学—反思—审美—鉴赏—事物。由此可见,汉语“美”这个词的出现即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诞生,这可以追溯到甲骨文。具体到《诗经》,同样应当注意美学与审美的区分,尤其应当注意“美”这个价值判断词的意蕴。

[作者简介]黄玉顺,男,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儒家哲学。

① 古风:《〈诗经〉的潜美学思想》,《人文杂志》1988年第5期。

② 叶朗:《中国美学史大纲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年版,第7页。

于是,一个现象显得格外触目:尽管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就已经出现“美”字,然而,中国最古的传世文献《易经》(古经部分)、《尚书》(今文)竟然没有一个“美”字^①。这表明《易经》与《尚书》尚不具有美学意识,也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美学观念。然而与此同时,《诗经》却出现大量的“美”字(共40次)。已有学者指出:中国“美的观念定型在美字上”;“在《风》里,‘美’才丰富地展现开来”^②。因此可以说,《诗经》的美学观念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,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。

关于《诗经》的美学思想,还应注意两个区分:

一是“美学”与“艺术美学”的区分。这是与“审美”与“艺术审美”的区分相对应的。审美并不等于艺术审美,美学也不等于艺术美学;美学是对审美的反思,艺术美学是对艺术审美的反思。《诗经》尽管在今天被视为一种语言艺术作品,但它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并不等于艺术审美和艺术美学,因为《诗经》当中“美”字的主要运用对象并非艺术,而是非艺术的事物,尤其是人本身。由此可以说,中国美学思想的开端并不是艺术美学。

二是《诗经》本身的美学思想与今人的美学思想之间的区分。(1)在既有的《诗经》研究中,“美学”这个词语所指的往往并非《诗经》本身的美学思想,而是今人的美学思想,诸如“《诗经》的美学意义”“《诗经》的美学价值”“《诗经》的美学意蕴”“《诗经》的美学阐释”等都是今人以某种现代美学的观点去研究《诗经》的审美,即“从美学的角度分析《诗经》客观存在的美的形态”^③。(2)在既有的《诗经》研究中,“美学”还有另外一类所指,至少从其标题的措辞来看,确实是指《诗经》本身的美学思想(实质上是诗人的美学意识)^④,这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。

一、“美”与“人”

解读《诗经》的美学观念,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:《诗经》中的“美”字全部都出现在《国风》中,而不见于《雅》《颂》。这就提示我们,在阅读后世的注疏时,必须摒弃汉儒以来的那些“后妃之德”之类的伦理政治说教。这一点,其实早已是现代学者的共识。在这个问题上,朱熹的《诗集传》尽管还做得不够彻底,但较之毛亨、郑玄和孔颖达的《毛诗正义》更接近真相,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《国风》的本来面目。朱熹指出:“风者,民俗歌谣之诗也”^⑤;“凡《诗》之所谓‘风’者,多出里巷歌谣之作,所谓男女相与咏歌,各言其情者也”^⑥。这就意味着,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,首先出现在民众的意识中,而不在贵族意识中,即并不是后儒所说的伦理政治思想。

综观整部《诗经》,所有“美”字都形容人而不是形容其他事物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,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,而是“生活美学”,即“人的美学”。这就是说,“美”就是“人之美”,就是“美人”;而且“美人”既指女性,也指男性。

^① 唯有《古文尚书》两次出现“美”字:“罔俾阿衡专美有商”;“怙侈灭义,服美于人”。参见《十三经注疏》(上册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版,第176、245页。

^② 张法:《〈尚书〉〈诗经〉的美学语汇及中国美学在上古演进之特色》,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4年第4期。

^③ 刘天壤:《〈诗经〉中的美的形态及其审美意义——基于美学的论域》,《时代文学》2010年第5期。

^④ 毛宣国:《〈诗经〉美学论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97年第3期;林祥征:《〈诗经〉的虚实美学》,《泰山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1期;崔伟:《浅谈〈诗经〉中“和”的美学思想》,《作家》2008年第12期;陈莉:《〈诗经〉中的生命美学意识探究》,《江淮论坛》2009年第4期;魏亚峰:《〈诗经〉美学初探》,《中国科教创新导刊》2011年第8期;张法:《〈尚书〉〈诗经〉的美学语汇及中国美学在上古演进之特色》,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4年第4期。

^{⑤⑥} 朱熹:《诗集传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版,第1、2页。

(一) 女性之美

以下五首诗，“美”皆指女性美：

1.《静女》：“静女其娈，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，说怿女美。自牧归荑，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。”毛传（毛亨《毛诗故训传》，下同）：“既有静德，又有美色。”孔疏（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，下同）：“言有贞静之女，其色变然而美，又遗我以彤管之法。”^①朱注（朱熹《诗集传》，下同）：“言既得此物，而又悦怿此女之美也。”^②原诗既已明言“女美”，即指女性之美。

2.《桑中》：“云谁之思？美孟姜矣”；“云谁之思？美孟弋矣”；“云谁之思，美孟庸矣”。郑笺（郑玄《毛诗笺》，下同）：“乃思美孟姜。孟姜，列国之长女。”^③朱注：“姜，齐女”；“弋，《春秋》或作姒，盖杞女”^④。诗中“孟姜”“孟弋”“孟庸”皆为女性。

3.《硕人》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螭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郑笺：“此章说庄姜容貌之美。”^⑤朱注：“盼，黑白分明也。”^⑥《左传》记载：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，美而无子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”^⑦这里“美”是形容庄姜的眼眸之美。

4.《有女同车》：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；“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”；“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”。毛传：“孟姜，齐之长女。”郑笺：“言孟姜信美好。”^⑧朱注：“言所与同车之女，其美如此，而又叹之曰：彼美色之孟姜，信美矣，而又都也。”^⑨诗句“颜如舜华”表明这是赞叹孟姜的容颜之美。

5.《东门之池》：“彼美淑姬，可与晤歌”；“彼美淑姬，可与晤语”；“彼美淑姬，可与晤言”。孔疏：“美女而谓之‘姬’者，以黄帝姓姬，炎帝姓姜，二姓之后，子孙昌盛，其家之女，美者尤多，遂以‘姬姜’为妇之美称。成九年《左传》引逸诗云：‘虽有姬姜，无弃憔悴。’是以‘姬姜’为妇人美称也。”^⑩可见“淑姬”并不一定就是姬姓的女子。此诗表达男子因一位女子之美而希望与之交流的愿望。

(二) 男性之美

以下六首诗，“美”皆指男性美：

1.《简兮》：“硕人俣俣，公庭万舞。……云谁之思？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”毛传：“硕人，大德也。”郑笺：“彼美人，谓硕人也。”孔疏：“此贤者既有大德，复容貌美大俣俣然。”^⑪朱注：“西方美人，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，如《离骚》亦以美人目其君也。”^⑫朱注与郑笺尽管有所不同，但都指男性。

2.《叔于田》：“叔于田，巷无居人。岂无居人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仁。……岂无饮酒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好。……岂无服马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武。”毛传：“叔，大叔段也。”郑笺：“言叔信美好而又仁。”^⑬朱注：“叔，庄公弟共叔段也”；“国人爱之，故作此诗”^⑭。《左传》记载：“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庄公及共叔段。”^⑮

3.《卢令》：“卢令令，其人美且仁。卢重环，其人美且鬋。卢重鍤，其人美且偲。”毛传：“言人君能有美德，尽其仁爱。”孔疏：“美其君，言吾君其为人也，美好且有仁恩。”^⑯所谓“人君”“美德”之说，未必可信；但“美”是形容男性“美好”，则无疑问。

4.《猗嗟》：“抑若扬兮，美目扬兮，巧趋跄兮，射则臧兮”；“猗嗟名兮，美目清兮”。毛序（毛亨《诗序》，下同）：“《猗嗟》，刺鲁庄公也。”毛传：“抑，美色。”郑笺：“昌，佼好貌。”孔疏：“抑然而美者，其额上扬广兮，又有美目扬眉兮。……威仪技艺，其美如此。”^⑰朱注：“抑而若扬，美之盛也。……齐人极道鲁

①③⑤⑧⑩⑬⑯ 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310—311、314—315、322、341、377、308—309、337、353、355页。

②④⑥⑨⑫⑭ 朱熹：《诗集传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26、30、36、52、24、48页。

⑦⑮ 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下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1724、1715页。

庄公威仪技艺之美如此。”^①此诗尽管未必是写的庄公,但也赞其男性之美。

5.《汾沮洳》:“彼其之子,美无度。美无度,殊异乎公路。……彼其之子,美如英。美如英,殊异乎公行。……彼其之子,美如玉。美如玉,殊异乎公族。”郑笺:“是子之德,美无有度,言不可尺寸。”孔疏:“我魏君亲往采其莫以为菜,是俭而能勤也。……其美信无限度矣,非尺寸可量也。”^②以为“美”是形容其“德”,这是自相矛盾,因为此诗乃是“刺其不得礼也”^③,何德之有?“美无度(无限)”“美如英”“美如玉”虽然未必是形容“魏君”,但无疑是形容男性之美。

6.《葛生》:“予美亡此,谁与?独处!……予美亡此,谁与?独息!……予美亡此,谁与?独旦!”郑笺:“言我所美之人无于此,谓其君子也。”^④朱注:“予美,妇人指其夫也。”^⑤此“予美”犹言“我的美人”,“指其夫”,即“美”是指男性之美。

(三)男女同美

以下三首诗的“美”不分男女:

1.《泽陂》:“有美一人,伤如之何!……有美一人,硕大且卷。……有美一人,硕大且俨。”毛序:“男女相说(悦),忧思感伤焉。”毛传:“蒲以喻所说男之性,荷以喻所说女之容体也。”孔疏:“言男女之美好”;“聚会则共相悦爱,别离则忧思感伤,言其相思之极也”^⑥。此诗“有美一人”究竟是指男性还是女性,并不确定。“硕大”既可形容男性之美,如《简兮》;也可形容女性之美,如《硕人》。

2.《防有鹊巢》:“谁俯予美,心焉忉忉”;“谁俯予美,心焉惕惕”。郑笺:“所美谓宣公也。”孔疏:“君子惧己得罪,告语众谗人辈:汝等是谁诬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?而使我心忉忉然而忧之。”^⑦所谓“予美”是指宣公,朱熹不以为然:“此男女之有私,而忧或间之之词。”^⑧此诗之“美”是指女性还是男性,亦不明确。

3.《野有蔓草》:“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……有美一人,婉如清扬。邂逅相遇,与子偕臧。”毛序:“男女失时,思不期而会焉。”郑笺:“《周礼》:仲春之月,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。”^⑨诗句形容其人之“美”,谓之“清扬婉兮”“婉如清扬”,朱注:“眉目之间,婉然美也”^⑩,似指女性之美,其实未必。例如《猗嗟》写鲁庄公“猗嗟变兮,清扬婉兮”,毛传:“婉,好眉目也”;孔疏:“此庄公容貌变然而好兮,其清扬眉目之间婉然而美兮”^⑪;朱熹:“变,好貌”;“婉,亦好貌”^⑫。这说明“婉”既可形容女性,亦可形容男性。

前面提到,《诗经》所有的“美”都是形容人。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观念史事件,即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与人的觉醒之间具有一种内在关联;或可以反过来说,人的觉醒首先是美学意识的觉醒。

这种觉醒的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,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男女爱情的表达之中。毛亨《诗大序》说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: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;情动于中,而形于言。”^⑬这是继承和发挥《尚书》的诗学思想——“诗言志”^⑭;“志”即是“情”。“诗歌乃是情感的言说,‘诗言志’意味着‘诗缘情’,这种情感正是生活的本源情境的显现”^⑮。这表明《诗经》的美学思想不是“理性美学”或“理念美学”,而是“情感美学”。

二、“美”与“善”

曾有学者指出:“《诗》是讲情感的,形式上追求美,‘理’和‘善’是后人在阅读过程中加上的符合自

^{①⑤⑧⑩⑫} 朱熹:《诗集传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版,第62、73、83、56、63页。

^{②③④⑥⑦⑨⑪⑬⑭} 《十三经注疏》(上册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版,第357、357、366、380、378、347、355、269—270、131页。

^⑮ 黄玉顺:《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——“儒学三期”新论》,《周易研究》2008年第1期。

己要求的东西。”^①尽管《诗经》“追求美”并不只是“形式上”，但其美学意识确实不以道德意识为前提。诚然，中国美学意识萌芽的时候，是与道德意识联系在一起的，这可以通过甲骨文及金文的考察而得到印证，但到《诗经》这里则大异其趣，“美”不再与“善”相关联。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，可谓中国美学意识的真正觉醒。

（一）“美”与“善”

整部《诗经》，总共只有三例“善”字；不仅如此，它们并不与“美”勾连。

1.《凯风》：“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……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。……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”孔疏：“此孝子自责，无益于母，使母不安也”；“母长养七子以成人，则我之母氏有睿智之善德，但我七子无善人之行以报之”^②。此诗表现儿子感念母亲的劳苦，从而自责，这显然是一种道德意识；而全诗并未涉及母亲的“美”。

2.《甫田》：“曾孙来止，以其妇子，饁彼南亩，田峻至喜。攘其左右，尝其旨否。禾易长亩，终善且有。”毛传：“曾孙，谓成王也。”郑笺：“成王亲为尝其饁之美否。”孔疏：“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长，而次列遍竟亩中，终至成善，且收而大有。”^③朱注：“旨，美”；“乃取其左右之饁，而尝其旨否”；“既又见其禾之易治，竟亩如一，而知其终当善而且多”^④。从诸家的解释看，此诗之“善”似乎与“美”有关，其实不然，“尝其旨否”与“终善且有”所陈述的是两回事：一指“饁”之“旨”（味美），一指“禾”之“善”（丰备）。其所谓“善”，接近此字的本义，即稻禾丰备，与食物有关^⑤。

3.《板》：“威仪卒迷，善人载尸。”郑笺：“君臣之威仪尽迷乱，贤人君子则如尸矣，不复言语。”^⑥朱注：“尸，则不言不为，饮食而已者也”；“戒小人毋得夸毗，使威仪迷乱，而善人不得有所为也”^⑦。这里的“善人”之“善”，无疑也是一个道德概念，然而与“美”无关。

（二）“美”与“仁”

细检《诗经》，有两处同时提到“美”与“仁”。“仁”也是一个道德概念，与“善”同类。但在这两例中，诗人特意用一个并列连词“且”，将“美”与“仁”区分开来，表明这两种价值判断是并列分立的。

1.《叔于田》：“岂无居人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仁。”郑笺：“言叔信美好而又仁。”孔疏：“叔也信美好，而且有仁德。”^⑧朱注：“美，好也。仁，爱人也。”^⑨这里的“美”是美学观念，“仁”即“仁德”是道德概念，两者以“且”分开而并列，以表示美学意识独立于道德意识。

2.《卢令》：“卢令令，其人美且仁。”孔疏：“言吾君其为人也，美好且有仁恩。”^⑩这里仍然是用一个“且”将“美”与“仁”并列起来，相互独立。

（三）“美”与“德”

在传统思想中，“德”与“善”同属伦理道德概念^⑪。“德”是一个古老的观念：《虞书》有《尧典》的“克明俊德”“否德忝帝位”，《舜典》的“玄德升闻”“舜让于德”“惇德允元”，《皋陶谟》的“允迪厥德”“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人有德”“日宣三德”“日严祗敬六德”“九德咸事”“天命有德”，《益稷》的“迪朕德”“群后德让”；《夏书》有《禹贡》的“祗台德先”；《商书》有《汤誓》的“夏德若兹”，《盘庚上》的“非予自荒兹德，惟汝含德”“施实德于民”“汝有积德”“予亦不敢动用非德”“用德彰厥善”，《盘庚中》的“故有爽德”，《盘庚下》的“用降我凶德”“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”“式敷民德”，《微子》的“用乱败厥德于下”^⑫。

① 宁宇、苏长忠：《朱熹〈诗经〉接受中体现的美学理想》，《岱宗学刊》2005年第2期。

②③⑥⑧⑩ 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301、475、549、337、353页。

④⑦⑨ 朱熹：《诗集传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156—157、201、48页。

⑤ 黄玉顺：《由善而美：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——汉字“美”的字源学考察》，《江海学刊》2022年第5期。

⑪ 黄玉顺：《孔子怎样解构道德——儒家道德哲学纲要》，《学术界》2015年第11期。

⑫ 黄玉顺：《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权力话语——〈尚书·金縢〉的政治哲学解读》，《东南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0年第2期。

看起来奇怪的是,《尚书》没有一个“美”字,却有大量的“德”字;反之,《诗经》的“善”字极少,仅有两三处,却有大量的“德”字,共有71例之多。因此,绝不能说《诗经》缺乏道德意识,而只能说《诗经》特别是《国风》的道德意识与美学意识是分别独立的。

1. 道德之“德”

不难看出,《诗经》的“德”是道德的含义,诸如《硕鼠》“莫我肯德”,《邶风·谷风》“既阻我德”,《伐木》“民之失德”,《天保》“遍为尔德”,《蓼萧》“其德不爽”“令德寿岂”,《湛露》“莫不令德”,《雨无正》“不骏其德”,《小雅·谷风》“忘我大德”,《蓼莪》“欲报之德”,《钟鼓》“其德不回”“其德不犹”,《车鞀》“令德来教”“虽无德与女”,《宾之初筵》“是谓伐德”,《文王》“聿修厥德”,《大明》“厥德不回”,《思齐》“肆成人有德”,《皇矣》“帝迁明德”“其德克明”“其德靡悔”“予怀明德”,《下武》“世德作求”“应侯顺德”,《既醉》“既饱以德”,《假乐》“显显令德”,《民劳》“以近有德”,《板》“怀德维宁”,《荡》“天降滔德”“敛怨以为德”“不明尔德”“尔德不明”,《抑》“维德之隅”“颠覆厥德”“无德不报”“辟尔为德”“维德之基”“回遹其德”,《崧高》“申伯之德”,《烝民》“好是懿德”“山甫之德”“德輶如毛”,《江汉》“矢其文德”,《清庙》“秉文之德”,《维天之命》“文王之德之纯”,《烈文》“不显维德”,《时迈》“我求懿德”,《泮水》“敬明其德”“克明其德”“克广德心”,《閟宫》“其德不回”,等等。

有几处更明显地讲“德行”。《雄雉》:“百尔君子,不知德行。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。”“德行”与“臧”匹配,毛传:“臧,善也。”^①《氓》:“女也不爽,士贰其行。士也罔极,二三其德。”《大明》:“乃及王季,维德之行。”郑笺:“共行仁义之德。”^②《抑》:“有觉德行,四国顺之。……其维哲人,告之话言,顺德之行。”郑笺:“于其俗有大德行,则天下顺从其政”;“语贤知之人以善言则顺行之”^③。《敬之》:“佛时仔肩,示我显德行。”这些“德行”,当然都是道德意义的概念。

另有两处也是明显的道德含义:《白华》:“之子无良,二三其德。”郑笺:“良,善也。”^④这里的“无良”与“二三其德”是同义的。《卷阿》:“有冯有翼,有孝有德,以引以翼。”“孝”也是一种“德”,郑笺:“天下莫不放(仿)效以为法。”^⑤

2. “德音”之义

《诗经》“德”字有11处、共12例,与“音”字组成一个词语“德音”,其“德”均是“道德”之“善”的含义,无关乎“美”。

(1)《日月》:“乃如之人兮,德音无良。”毛传:“音,声。良,善也。”郑笺:“无善恩意之声语于我也。”^⑥朱注:“德音,美其辞。无良,丑其实也。”^⑦毛亨、郑玄释为“善”,朱熹释为“美”,根据上文的考察,《诗经》中的“德”是一个道德概念而非美学概念,应以毛亨所说为是;也可以说,朱熹所说的“美其辞”并非美学意义上的,而是道德意义上的。

(2)《谷风》:“德音莫违,及尔同死。”孔疏:“夫妇之法要,道德之音无相违,即可与尔君子俱至于死。”^⑧朱注:“为夫妇者,不可以其颜色之衰而弃其德音之善。”^⑨朱熹以“善”释“德”,孔颖达更明确地释为“道德之音”。

(3)《有女同车》:“彼美孟姜,德音不忘。”郑笺:“不忘者,后世传其道德也。”^⑩朱注:“德音不忘,言

①②③④⑤⑥⑧⑩ 《十三经注疏》(上册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版,第325、554—556、599、497、546、298、304、341页。

⑦⑨ 朱熹:《诗集传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版,第17、21页。

其贤也。”^①郑玄明确将“德音”之“德”解释为“道德”；朱熹释为“贤”，亦“道德”之义。

(4)《小戎》：“厌厌良人，秩秩德音。”孔疏：“我此君子，体性厌厌然安静之善人，秩秩然有哲知，其德音远闻。”^②由此可见，“德音”乃指“良人”“善人”的言论。

(5)《狼跋》：“公孙硕肤，德音不瑕。”毛传：“瑕，过也。”郑笺：“不瑕，言不可疵瑕也。”孔疏：“‘德音不瑕’，是不失圣也”；“言周公终始皆善，为无疵瑕也”^③。这里也是以“善”释“德”，指在道德上“无疵瑕”。

(6)《鹿鸣》：“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”郑笺：“德音，先王道德之教也。”^④这里也是将“德”释为“道德”。

(7)《南山有台》：“乐只君子，德音不已”；“乐只君子，德音是茂”。毛序：“《南山有台》，乐得贤也。”郑笺：“已，止也。不止者，言长见称颂也。”^⑤朱注：“所以道达主人尊宾之意，美其德而祝其寿也。”^⑥所谓“美其德”，即“称颂”其德行之“贤”。

(8)《车鞶》：“匪饥匪渴，德音来括。”郑笺：“使我王更修德教，合会离散之人。”孔疏：“渴望此女以令德善音来发教谏于王，使施行德泽，会合离散之人。”^⑦可见所谓“德”系指“德教”，“德音”即指“令德善音”。

(9)《隰桑》：“既见君子，德音孔胶。……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”郑笺：“君子在位，民附仰之，其教令之行甚坚固也”；“我心善此君子，又诚不能忘也”，“谓勤藏善也”^⑧。可见“德音”亦是“善言”之义。

(10)《皇矣》：“维此王季，帝度其心，貊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。”郑笺：“类，善也。勤施无私曰类。”^⑨朱注：“克类，能分善恶也。”^⑩显然，这里的“德音”也是道德之“善”的概念。

(11)《假乐》：“威仪抑抑，德音秩秩。”孔疏：“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。”^⑪即“德音”指“道德教令”。

综上，大致来说，“德音”之“德”是道德含义，即“善”；“音”指言辞；合而言之，“德音”是指具有道德意义的言辞。

总之，《诗经》的“善”“仁”“德”及“德音”都是道德意义的而非美学意义的。这表明《诗经》作者的道德意识与美学意识各有其独立性。

三、“美”与“善”皆“好”

上文已经表明，《诗经》的“美”观念与“善”观念是分立的。笔者又曾证明，“美”与“善”由最高价值词“好”来加以统摄^⑫。《诗经》亦然。

(一)“美”之“好”

笔者也曾证明，汉字“好”的本义是形容女性的“美”，而引申为一般的“美好”之义^⑬。《诗经》之“好”，也有这种用法。

1.《凯风》：“睨睨黄鸟，载好其音。”孔疏：“言黄鸟有睨睨之容貌，则又和好其音声”；“兴必以类，睨睨是好貌，故兴颜色也；音声犹言语，故兴辞令也”^⑭。朱注：“言黄鸟犹能好其音以悦人。”^⑮这里的“好音”是指黄鸟啼声的美好。

2.《还》：“子之茂兮，遭我乎狃之道兮。并驱从两牡兮，揖我谓我好兮。”毛传：“茂，美也。”郑笺：“誉

^{①⑥⑩⑮} 朱熹：《诗集传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52、111、185、19页。

^{②③④⑤⑦⑧⑨⑪⑭} 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370、400、406、419、482、495、519—522、540—541、302页。

^{⑫⑬} 黄玉顺：《由善而美：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——汉字“美”的字源学考察》，《江海学刊》2022年第5期。

之言‘好’者，以报前言‘茂’也。”^①这里的“好”与“茂”呼应，即指容貌的美好。

3.《车鞶》：“间关车之鞶兮，思变季女逝兮。匪饥匪渴，德音来括。虽无好友，式燕且喜。”毛传：“变，美貌。”郑笺：“思得变然美好之少女有齐庄之德者”；“虽无同好之贤友，我犹用是燕饮，相庆且喜。”孔疏：“虽无朋友，亦将独喜也。”^②朱注：“此燕乐其新昏之诗。”^③旧注将“好友”释为“好朋友”，总觉牵强：男子娶亲之际，怎么会去思考有没有好朋友的问题呢？其实，“好友”乃指美女。此诗是写男子的心理：我虽然思得美女（“思变季女”），但并非贪恋美色（“匪饥匪渴”）；所娶女子虽非美女（“虽无好友”），却有德行（“德音”），足以宴乐（“式燕且喜”）。诗句“德音来括”“德音来教”是说女子有德，足以教我；“虽无德与女”则是说男子自己不具有与女子相配的德行，是其自谦。《诗经》“友”可以指女子。《关雎》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”，朱注：“友者，亲爱之意也。”^④《匏有苦叶》“士如归妻”“印须我友”。朱注：“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从。”^⑤这是“友”字的本义，即今“牵手”以示亲爱之意，而引伸为互相扶助之义^⑥。例如《击鼓》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是“从役者念其室家”^⑦，亦即男子思念女子。

4.《崧高》：“吉甫作诵，其诗孔硕。其风肆好，以赠申伯。”毛传：“肆，长也。”郑笺：“硕，大也”；“言其诗之意甚美大，风切申伯，又使之长行善道”^⑧。郑玄将“风”解释为动词“风切”（讽喻切责），甚为可疑。“其风肆好”与“其诗孔硕”两句的句式与语法完全相同，“风”与“诗”皆名词，朱熹即解释为名词：“风，声。”^⑨此处“风”即指“诗”；“硕”与“好”相对应，“硕”是说此诗的大而美，“好”是说此诗的长而美。为什么说“长”就是“美”呢？因为“诗”是“咏”，“咏”即“声”之“长”。此即《尚书》所言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，孔安国传：“谓诗言志以导之，歌咏其义，以长其言。”孔疏：“作诗者直言不足以申意，故长歌之，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，谓声长续之。定本经作‘永’字，明训‘永’为‘长’也。”^⑩如果“硕”是“言其诗之意甚美大”，即其诗意之美，那么“好”应当是相应的言其诗声之美。可见“其风肆好”乃是明确的艺术美学意识。

（二）“善”之“好”

《诗经》之“好”，有时指“善”。这里的“善”并非狭义的道德概念，而是广义的“善”所涵盖的完善、完备等含义，更接近“善”字的本义^⑪。

1.《关雎》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毛传：“淑，善。”^⑫朱注：“淑，善也”；“好，亦善也”^⑬。“好逑”亦作“好仇”，例如《兔置》“赳赳武夫，公侯好仇”，毛亨释“好”为“贤”^⑭，朱熹释“好仇”为“善匹”^⑮。

2.《匪风》：“谁将西归，怀之好音。”郑笺：“怀之以好音，谓周之旧政令。”^⑯政令问题不是审美问题，而是伦理政治问题。又如《泂水》：“翩彼飞鸢，集于泂林。食我桑黹，怀我好音。”毛传：“鸢，恶声之鸟也。”郑笺：“归就我以善音，喻人感于恩则化也。”^⑰这里“好音”指“善音”，与“恶声”相对。又如《缁衣》“缁衣之好兮，敝予又改造兮”，毛传：“好，犹宜也。”^⑱“宜”也是一种“善”。

3.《叔于田》：“洵美且仁”；“洵美且好”^⑲。这里“好”与“美”相对，即“仁”与“美”相对，亦即“好”与“仁”相呼应，乃“善”之意。

4.《清人》：“左旋右抽，中军作好。”郑笺：“左，左人，谓御者。右，车右也。中军，为将也。高克之为将，久不得归，日使其御者习旋车，车右抽刃，自居中央，为军之容好而已。”^⑳朱注：“好，谓容好也。”^㉑这里的“好”指阵容之“善”。

5.《遵大路》：“无我丑兮，不寔好也。”郑笺：“醜亦恶也。好犹善也。子无恶我，我乃以庄公不速于

^{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} 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349、482、567、131、273、281、383、612、336、337、339页。

^{③④⑤⑦⑨⑬⑮⑲} 朱熹：《诗集传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162、2、20、19、213、1、5、50页。

^⑥ 徐中舒主编：《甲骨文字典》，成都：四川辞书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295页。

^⑪ 黄玉顺：《由善而美：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——汉字“美”的字源学考察》，《江海学刊》2022年第5期。

善道使我然。”^①可见“好”也是“善”的意思。

6.《女曰鸡鸣》：“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”毛传：“宾主和乐，无不安好。”^②这里“静好”指“和乐”“安好”，也是一种“善”。

7.《葛屨》：“掺掺女手，可以缝裳。要之襍之，好人服之。好人提提，宛然左辟。”毛传：“好人，好女手之人。”^③以为“好人”是指女子，此说不确。女子只是“缝之”，而“服之”者另有其人，当指女子的夫君。“好人”犹言“良人”，例如《绸缪》：“今夕何夕？见此良人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！”孔疏：“妻谓夫为良人”；“良训为善”^④。

8.《羔裘》：“岂无他人？维子之好。”郑笺：“我不去而归往他人者，乃念子而爱好之也。”孔疏：“念其恩好，不忍归他人之国，其情笃厚如此。……言犹有帝尧遗化，故风俗淳也。”^⑤这里的“好”虽然是“爱好”“恩好”之意，但也因其“风俗淳”，则亦“善”之义。

9.《车攻》：“田车既好，四牡孔阜。”孔疏：“毛以为，宣王言我田猎之车既善好，四牡之马又甚盛大。”^⑥朱注：“田车，田猎之车。好，善也。”^⑦

10.《正月》：“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。”郑笺：“善言从女口出，恶言亦从女口出。女口一耳，善也恶也同出其中，谓其可贱。”^⑧此“好”亦“善”之义。

11.《何人斯》：“作此好歌，以极反侧。”郑笺：“好犹善也。”^⑨

12.《巷伯》：“骄人好好，劳人草草。”毛传：“好好，喜也。草草，劳心也。”郑笺：“好好者，喜谗言之人也。草草者，忧将妄得罪也。”^⑩朱注：“好好，乐也。草草，忧也。骄人，潜行而得意。劳人，遇潜而失度，其状如此。”^⑪此处“好”虽然解释为动词，但其所好所劳皆关乎道德，无关乎审美。

13.《大田》：“既方既皂，既坚既好，不稂不莠。”郑笺：“尽生房矣，尽成实矣，尽坚熟矣，尽齐好矣。”孔疏：“并无死伤，尽齐好矣。不有童梁之稂，不有似苗之莠，是其五谷大成也。”^⑫这里的“好”是形容五谷之善。

14.《生民》：“诞后稷之穡，有相之道。……实发实秀，实坚实好。”郑笺：“黍稷生则茂好，孰（熟）则大成。”^⑬朱注：“坚，其实坚也。好，形味好也。”^⑭朱熹的解释，“好”指“美”（形味之美）；而郑玄的解释，则“好”指“善”（丰熟之善）。

15.《桑柔》：“好是稼穡，力民代食。稼穡维宝，代食维好。”郑笺：“好任用是居家吝嗇，于聚敛作力之人，令代贤者处位食禄”；“此言王不尚贤，但贵吝嗇之人，与爱代食者而已”^⑮。这是将“好”释为“喜好”。朱熹未释“好是”，而释“维好”：“稼穡维宝，代食维好，言虽劳而无患也。”^⑯这是以“善”（无患）释“好”。

以上分析证明，《诗经》的“美”与“善”是由“好”统摄起来的；“好”是最高价值词，而“美”与“善”则并列为次级价值词。

四、诗人的艺术美学意识

以上讨论的《诗经》美学意识，有一个共性，即反思的对象都不是作为艺术的诗歌，因此，这种意识还不是艺术美学意识。但《诗经》也出现了一些对诗歌的艺术反思，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诗学性的，另一类则是美学性的。

^{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⑫⑬⑭} 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340、340、357、364、365、428、442、455、456、476、530、559页。

^{⑦⑪⑮⑯} 朱熹：《诗集传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117、145、191、208页。

(一) 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

当《诗经》谈论“诗”“歌”“谣”“诵”时,显然是在进行某种反思;但这并非美学性的反思,而是一般性的艺术反思,即属“诗学”(poetics)范畴,本文不作详尽分析。

1.关于“歌”:《江有汜》“之子归,不我过。不我过,其啸也歌”^①;《考槃》“独寐寤歌,永矢弗过”^②;《墓门》“夫也不良,歌以讯之”^③;《四牡》“岂不怀归?是用作歌,将母来谗”^④;《四月》“君子作歌,维以告哀”^⑤;《车鞅》“虽无德与女,式歌且舞”^⑥;《白华》“啸歌伤怀,念彼硕人”^⑦;《行苇》“嘉肴脾臄,或歌或粿”^⑧。

2.关于“谣”:《园有桃》“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”^⑨。

3.关于“诗”:《卷阿》“岂弟君子,来游来歌,以矢其音。……矢诗不多,维以遂歌”^⑩;《巷伯》“寺人孟子,作为此诗。凡百君子,敬而听之”^⑪;《崧高》“吉甫作诵,其诗孔硕”^⑫。

4.关于“诵”:《桑柔》“听言则对,诵言如醉。……虽曰匪予,既作尔歌”^⑬;《节南山》“家父作诵,以究王讟”^⑭;《烝民》“吉甫作诵,穆如清风”^⑮;《崧高》“吉甫作诵,其诗孔硕”^⑯。

(二) 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

当《诗经》将“歌”“诗”“诵”与“美”或“好”联系起来时,就不仅是诗学,而是一种艺术美学的思想了。

1.《东门之池》:“东门之池,可以沤麻。彼美淑姬,可与晤歌。”郑笺:“晤,犹对也。言淑姬贤女,君子宜与对歌相切化也。”孔疏:“王肃云:‘可以与相遇歌,乐室家之事。’”^⑰朱注:“此亦男女会遇之词。”^⑱诗人之意:她之所以值得我与之对歌,是因为她既美丽又贤淑。这显然是一种艺术美学意识。

2.《何人斯》:“作此好歌,以极反侧。”毛序:“《何人斯》,苏公刺暴公也。暴公为卿士,而谮苏公焉,故苏公作是诗以绝之。”^⑲朱熹对此表示怀疑:“旧说于诗无明文可考,未敢信其必然耳。”并解释道:“好,善也。反侧,反覆不正直也。”^⑳但朱熹对“反侧”的解释亦觉牵强。“反侧”通常形容男女相思之苦,以致夜不能寐。例如《关雎》“求之不得,辗转反侧”,朱注:“辗者,转之半;转者,辗之周;反者,辗之过;侧者,转之留。皆卧不安席之意。”^㉑要之,此诗亦是情诗^㉒。所谓“好歌”,犹言“好诗”,“好”兼指“美”与“善”,包含了艺术美学意识。

3.《崧高》:“吉甫作诵,其诗孔硕,其风肆好,以赠申伯。”^㉓这里的“好”指诗声之美,上文已有详尽分析,这里体现了作者对诗歌音乐美的艺术美学意识。

总之,《诗经》已经出现了关于诗歌的艺术美学意识的萌芽。

综括全文,标志着《诗经》美学意识的“美”不再与“善”相关联,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“好”来统摄。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,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,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。《诗经》所有“美”字都形容人,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,而是“人的美学”,其所思乃“美人之思”。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同时是人的觉醒,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。因此,《诗经》的“美”字全部出现在《国风》中,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,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。同时,《诗经》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,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,这是中国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。

[责任编辑:吕本修]

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《十三经注疏》(上册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版,第292、321、378、406、463、483、496、534、357、547、548、567、560—561、441、569、567、377、455、567页。

⑲⑳㉑ 朱熹:《诗集传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版,第82、143—144、2页。

㉒ 参见袁梅:《诗经译注》,济南:齐鲁书社,1985年版,第578页。